



日前,叙利亚总统府发表声明,证实总统夫人阿斯玛·阿萨德被诊断患急性髓细胞白血病,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过去10多年中,阿斯玛是最常被国际媒体聚焦的中东女性之一。镜头中的她容貌娇美、举止端庄。突尼斯《东方报》曾评价,阿斯玛受到叙利亚国内甚至其他阿拉伯国家人民的爱戴,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增分不少,尤其是在战乱时期,她坚定地站在巴沙尔一边,“她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人心,帮助丈夫守护着风雨飘摇的国家”。

在战火纷飞的叙利亚,阿斯玛像是一朵于困境中开出的绚烂花朵,因此,她还有一个更为人们熟知的外号——“沙漠玫瑰”。



又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辞职

巴以冲突延宕至今,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异常严峻。近日,又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辞职了。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当地时间5月28日,这位名为吉尔伯特的官员因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发表的一份评估报告而辞职。该报告声称,以色列没有阻碍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吉尔伯特此前在美国国务院人口、难民和移民局任职,参与过美政府就以色列在加沙行动的辩论。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美国国务院判定以色列未阻碍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结论是错误的。

报道认为,吉尔伯特辞职的原因不同寻常,因为它反映了一份备受争议的报告引发的内部分歧,而拜登政府正是凭借这份报告,来证明继续向以色列运送武器的合理性。

2023年10月,因不满拜登政府加沙政策辞职的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主任乔希·保罗打出“抗议”的第一枪,原因是他“无法承受因军援以色列产生的道德妥协”。此后,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因不满华盛顿处理本轮巴以冲突的方式而辞职。

今年1月,美国教育部规划、评估和政策发展办公室政策顾问塔里克·哈巴什因拜登政府对无辜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被许多国际人权专家认为是种族灭绝的暴行视若无睹,令他无法保持沉默而辞职。

3月,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近东事务办公室的外交事务官员安妮尔·谢琳公开宣布辞职,以抗议美国政府持续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

4月,美国国务院阿拉伯语发言人哈拉·拉里特因不满拜登政府加沙政策辞职。

5月13日,美国国防情报局前官员、陆军少校哈里森·曼宣布辞职,以抗议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15日,美国内政部办公厅主任特别助理莉莉·格林伯格·考尔宣布辞职,以抗议美国持续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她也是首位拜登政府任命的因不满美国对以政策而辞职的犹太裔政府官员。

本报综合消息



尼日利亚第一夫人“暗讽”梅根露背装

在英国哈里王子偕妻子梅根访问尼日利亚的行程结束半个月后,尼日利亚第一夫人奥卢雷米·提努布在一场演讲中批评“美国明星的暴露衣着”,称之为“赤裸”。英国《每日电讯报》28日报道称,该事件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舆论普遍怀疑尼日利亚第一夫人似乎在“暗讽”梅根,因为在访问期间,梅根就曾穿过露背礼服。

梅根曾表示,自己通过DNA测试发现有“43%的尼日利亚血统”。在访问时,梅根特意将尼日利亚称作“我的国家”,提及该血统对她的重要意义。

然而,据美国《纽约邮报》报道,尼日利亚第一夫人兼参议员奥卢雷米·提努布近日在纪念丈夫任职总统一周年的活动上敦促年轻人穿着更为端庄,抨击“美国名人的低俗潮流”。她说:“我看了他们怎么穿衣服。我们不是在办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晚宴,到处都是赤身裸体的人。”

尽管奥卢雷米并未直接批评梅根的穿衣风格,却在讲话中提道:“梅根为什么来这里寻找非洲?我们知道自己是誰,不要失去自己。”她还在讲话中强调尼日利亚女性的美丽,鼓励她们对自己的身份充满信心。

报道称,为纪念“不可征服运动会”成立十周年,哈里王子偕妻子梅根在本月早些时候对尼日利亚进行为期3天的私人访问。“不可征服运动会”是一项面向伤病军人和退伍军人的体育活动,由哈里创立赞助,第一届于2014年举行。公开照片显示,梅根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一所学校访问时,穿着一件肉色露背连衣裙引得多名学生纷纷侧目。

有时专家评论称,梅根的衣着“露肤度过高”,若是由英国王室主导的旅行,她可能会穿得保守点。也有批评认为,梅根昂贵又暴露的服装在一个穆斯林人口过半的国家显然不合适,她本可以表现得“更谦逊”。

据《环球时报》

“康复之路相对困难”

此次阿斯玛罹患白血病,距离她宣布自己从乳腺恶性肿瘤中完全恢复还不满5年。

2018年,叙利亚总统府发布消息称,“第一夫人”阿斯玛被确诊患有乳腺癌。

当时,有外媒报道称,叙利亚公布“第一夫人”患癌的做法非常罕见,因为在阿拉伯世界,癌症常被视为忌讳,对女性来说尤其如此。许多知名人士都已经习惯隐瞒他们的疾病,乳腺癌更似乎是一种禁忌。人们耻于谈论,还有些人将其视为上天降下的惩罚、折磨。

癌症治疗期间,巴沙尔给了妻子最大的支持。他在脸书贴出在医院陪伴阿斯玛的照片,并表示,阿斯玛体内的恶性肿瘤属于初期,祝她早日康复。

2019年,在公布患癌仅1年后,阿斯玛接受采访。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国家电视台的镜头前,她高兴地跟民众分享,自己终于完全战胜了病魔。

大病初愈的阿斯玛肉眼可见地憔悴了不少,脸上显出了岁月的沧桑,衣着打扮也更加朴素。

即使患病期间,她也一直保持着无可挑剔的优雅形象。系上头巾后,她继续从事慈善工作,为老人提供爱心餐,给战争留下的孤儿寡母安慰,给苦难中的人带去温暖与希望。

“癌症是对我和家人的考验,”阿斯玛表示,之所以公开谈论自己的疾病,是希望成为叙利亚人面对逆境的榜样。

此次阿斯玛生病,叙利亚官方同样没有遮遮掩掩。总统府声明称,阿斯玛被诊断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据了解,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是一种造血系统细胞异常增殖导致的恶性肿瘤,属于急性白血病的范畴。此病的发病机制非常复杂,有遗传易感因素,也有后天因素,如接受放射线照射、接触了一些药物或毒物。

声明中称,阿斯玛将接受专门治疗,包括严格的感染预防措施和相应的隔离。作为治疗计划的一部分,她也将暂时退出参与相关的活动,避免与外界的直接接触。

“中东观察”网援引一位白血病专家的话说,由于阿斯玛患有乳腺癌,她的康复之路相对困难。同时,该报道称,美英等国对叙利亚政府实施各种制裁,让阿斯玛面临欧盟的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增加了她的治疗选择难度。2022年出版的《阿拉伯世界的癌症》一书指出,“叙利亚肿瘤治疗的快速进步和有希望的发展因冲突而中断,其影响包括药品短缺和专业医疗设备的供应”。

非典型“第一夫人”

从成为总统夫人那天起,阿斯玛就完全打破了人们对阿拉伯国家“第一夫人”的刻板印象。

她一改“第一夫人”们以往深居简出的作风,频频活跃于国内和国际政治舞台。

她纤瘦、优雅,妆容清淡,衣饰简

洁。她十分喜欢香奈尔,化妆品、墨镜、项链、套装……一应俱全,是个十足的“香奈尔小姐”。

“她时髦的样子深受年轻人喜爱,而且还没有包头巾。全身都是优雅的代名词,她本身就是时尚的名片。”一家法国报纸如是形容阿斯玛。她时尚美丽的形象受到世界各大媒体追捧。

《巴黎竞赛画报》曾在报道中称,阿斯玛热衷慈善,集美丽与善良于一身。

不过,阿斯玛的着装在保守派看来很成问题:她不像其他阿拉伯妇人一样以纱遮面。她会在公共场合穿牛仔裤,戴硕大的天然彩石项链,而不是钻石头冠或是沉甸甸的黄金首饰。

当叙利亚内战爆发后,美西方急欲颠覆巴沙尔政权,阿斯玛在西方媒体中的形象急转直下,备受攻击。她被批评为“地狱里的第一夫人”,过去时髦靓丽的形象,似乎也成为一种原罪。随着局势越来越紧张,甚至有传闻称,阿斯玛已经带着3个孩子逃离叙利亚。

2013年,阿斯玛在大马士革歌剧院公开露面,举办“母亲集会”活动,公开驳斥了谣言。“是的,有人建议我逃离叙利亚,这些诱人的建议包括保障我孩子的安全,甚至财务上的保障。”

“我昨天站在这里,今天站在这里,明天还会站在这里。”她斩钉截铁地说,自己会坚定不移地支持巴沙尔,死守叙利亚。

阿斯玛会经常在社交网络分享亲民照片。她拿着玩具娃娃哄小女孩开心,挽起袖子为当地儿童及妇女分发食物,场面十分温馨。

有西方媒体质疑阿斯玛是在作秀,说她所处的环境安静祥和,而叙利亚却千疮百孔、民不聊生,这位“第一夫人”是不是真的接地气?

阿斯玛的粉丝们不在乎这些声音。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我们爱您!”“美得足以当全世界的‘第一夫人’”。

阿斯玛毫不在意西方媒体对自己的批评,因为“这是由立场决定的。他们还曾称我为‘沙漠玫瑰’,是能为叙利亚带来变革的优雅第一夫人”。

一位听过阿斯玛演讲的大学生告诉记者,“她讲着一口流利的阿拉伯标准语,中间也会用英语娓娓道来”。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于叙利亚未来的局势,阿斯玛曾毫不避讳地说:“从历史到现在,战争的原因始终是霸权和独立之间的斗争,我不认为这种情况会改变。”

阿斯玛说,过去10多年,叙利亚战争已经造成50多万人死亡,在战争中受伤、致残者更是不计其数。“在叙利亚,很多家庭(即使不是每个家庭),都失去了亲人或失去了财富,所以我们不能责怪他们无法再付出,然而在2023年2月发生的地震中,我们看到了一些现在非常贫困的人却主动提供医疗援助、分享他们的食物。所以战争或许破坏了我们的食物和能源基础,但我们之间的同情心、慷慨和善意仍然是丰富的。这构成了我们的本质所在。”

“从没想过会嫁给领导人”

阿斯玛和巴沙尔的相遇是个一见钟情的浪漫故事。

生于1975年的阿斯玛来自叙利亚颇有声望的阿克拉斯家族,优渥的家庭条件给了她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中学就读于有名的私立女校王后学院,而后进入英国四大学院之一的伦敦国王学院,并获得计算机科学和法国文学两个学位。

毕业后,她在全球知名的金融公司摩根大通工作,成为金融领域的精英。

由于每年都要与父母回叙利亚探望亲友,1990年,阿斯玛在故乡邂逅了比自己年长10岁的巴沙尔。巴沙尔身高1.9米,文质彬彬、举止优雅。二人一见钟情,迅速坠入爱河。

巴沙尔回到叙利亚后,两人开始了异地恋情,坚持书信来往。

巴沙尔是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次子。相比精力充沛的大哥巴西勒,巴沙尔安静得多。他没有野心,只想当一名医生。从大马士革大学医学院本科毕业后,巴沙尔去了伊朗德黑兰医院实习,后来到伦敦留学攻读眼科。据他的导师回忆,巴沙尔对病人非常温柔细致,是一名优秀的眼科大夫。

叙利亚问题专家莱弗里特在所著的巴沙尔传记中提到,巴沙尔的个性似乎不适宜担任国家领导人职务,他哥哥巴西勒才是原定的接班人。

世事难料。1994年,巴西勒死于车祸,巴沙尔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国。2000年,父亲老阿萨德去世,巴沙尔顺利当选总统。

巴沙尔惶恐不安。他现在面对的问题复杂多了:国内的既得利益阶级根深蒂固,政坛腐败,教派冲突问题时有发生,而他自己还年轻,没有执政经验,不知能否镇得住场。

为了陪伴巴沙尔,2000年10月,25岁的阿斯玛放弃了在摩根大通的工作和一张刚刚收到的哈佛商学院录取通知书,从英国飞到叙利亚。

女朋友的到来给了巴沙尔力量。当年最后一天,两人秘密结婚,阿斯玛加入叙利亚国籍。尽管阿斯玛的家族属于逊尼派,而巴沙尔的家族属于什叶派,但阿斯玛还是义无反顾地把自己嫁了出去。

被问及为何嫁给巴沙尔,阿斯玛答道:“人生有些事情在意料之中,比如大学时期主修计算机科学,打算到投行工作,攻读MBA,等等,但有些事情就始料不及了。我从来就没想过自己会嫁给国家领导人,当时我嫁给他,是因为我信奉他的价值观,是因为我们彼此感到很亲近。”

阿斯玛的坚定给了巴沙尔莫大的支持和勇气,也成为他执政生涯中的得力助手。有西方媒体曾形容,阿斯玛的高人气“抵得上一个师的兵力”!

在战火和打压中没有屈服过的阿斯玛,如今又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人们祝愿她能再次战胜病魔,相信这朵沙漠玫瑰将继续怒放。

本报综合消息